

第 一 部

卷 一

第 一 章

起先是一条河。河变成了路。路向四面八方延伸，连通了整个世界。因为曾经是河，路一直没能摆脱饥饿。

在万物之始的土地上，幽灵们和尚未投生的同伴们杂居。我们可以变换成千姿万态的形状。我们的许多同伴是鸟。我们栖居在旷无边际的原野上，日复一日地宴饮着，嬉闹着，哀伤着。我们宴饮，因为永生竟是如此美好。我们嬉闹，因为我们的确无拘无束。我们哀伤，因为总是有人刚刚离别了生灵世界重新回到我们中间。他们回来了，神情是那样地郁郁不欢。人世间的爱已经抛在了身后，所有的苦难都没获得代偿，不被理解的一切依然未被理解，想知道的事也只是刚刚开始知道。带着所有这些遗憾，他们回到了神秘的幽灵之乡。

我们当中没有谁愿意降生到人间。我们讨厌生存的残酷、无法实现的渴望、被奉为圭臬的人间不公、歧路交错的爱、父母的无知、走向死亡的事实，以及生者面对宇宙间质朴的美好事物时表现出的惊人的麻木。我们畏惧人类的冷硬心肠——他们个个生来就是瞎子，即使有眼睛也很少能学会洞察事物。

我们的王是一位神奇的人物，他有时会变成一只硕大的猫，胡须红红的，眼睛像两颗晶莹的宝石，蓝中带绿。他曾无数次地投生，在所有世界里他都是一个传奇，享有一百个旨趣各异的名字。

投生的地方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每次活，他都能活得有声有色，与众不同。叙说人物生平的巨书无形地悬立在天地之间，只要仔细阅读过，你就会透过没有文字记载或有文字记载的漫漫岁月看出他卓异的才能。他有时候是男，有时候是女。无论哪一种生命，他都能从中锻造出无与伦比的辉煌。如果说他的历次投生真有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特点或天才根源，那很可能就是他对转换生命形态的爱，以及由爱向更高现实的转换。

和与我们类似的幽灵伙伴们相处，我们备感亲切。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过得快快乐乐，因为我们飘荡在水蓝色的、弥漫着爱的空气里。我们和农牧神、仙女、美丽的神灵一起游戏。和蔼的女巫、善良的小精灵和先祖们安详的幽影始终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享受绚丽彩虹的沐浴。婴儿落地时的哭是有多种理由的。理由之一是：他们突然间被推出了纯净的梦的世界，可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心醉而又没有痛苦的世界啊！

我们越是快乐，离投生的日子也就越近。每当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约定：一有机会我们就重返幽灵世界。我们在那个世界灿烂的花丛中和皎洁的月光下立下这一誓愿。凡立此誓言者，在人类世界皆被称为“阿彼库”，意思是“鬼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出我们。我们不时地出没在各个地方，不肯向生命表示屈从。我们有能力根据自身意愿实现死亡。我们的誓约不可违背。

那些背弃誓约的鬼孩将饱受各种幻象的困扰，同类们也会来找他们的麻烦。只有回到幽灵世界，回到那个万物之始的地方，与默默等待他们归来的伙伴们重新团聚，他们才能找回自己的安慰。

至于我们这些在人世间滞留的鬼孩，多是为人称即将到来的各种奇妙之事所诱才迟迟没有回归。我们用美丽的、命定的双眼走过生命，心中萦绕着那段美妙、悲怆的神话音乐。我们的唇齿间发出含糊不清的预言。我们的脑海中总会闯进各种属于未来的幻象。我们是局外者，另一半生命永远驻留在幽灵之乡。

我们经常被人认出,这样我们的皮肉就会被人用剃刀留下划痕。如果我们再一次成为同一对父母的孩子,留在我们新生躯体上的划痕会预先为我们的灵魂打上烙印。在这之后,世人在我们生活的周围织就一张命运之网。凡是未成年就死去的鬼孩都用艳丽的小点或有趣的污点力图抹去这些标记。如果努力无效,终于被人认了出来,我们就会听见惊恐的嚎叫和母亲们低声的哭泣。

因为无心久留,我们给母亲们带来极大的痛苦。每次离开人世都是在加重这份痛苦。她们的伤心难过也给我们的灵魂增添了负担,从而加快了再度投生的循环。每次新的投生对我们来说也很痛苦,那是一次发自幽灵世界的震撼啊!我们的循环式反叛使我们遭到其他幽灵和先祖们的厌恨。在幽灵之乡我们并不受宠,在人间又被打上了烙印。我们去意彷徨,致使一切平衡均被打破。

我们的父母百般虔诚地向各路神祇供奉祭品,为的是诱使我们安心生活。他们还探问我们把带自另一个世界的护符藏在了哪里。我们对这些祭礼不屑一顾,始终严守着护符的秘密。对母亲们漫长、痛苦的分娩我们也不动情。

我们渴望早早回家,在河水边、草地上和奇妙的洞穴里游戏。我们渴望对着阳光和宝石沉思,在永恒的神的雨露中尽享欢愉。投生人世即是背负着千百份灵魂的奇异馈赠,背负着无数个千古不解之谜和一种抹不去的被流放感来到人世。对我而言,事情就是如此。

多少次我通过这扇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门来来去去?多少次我投胎于人世却又早年夭亡?多少次我是为同一对父母所生?对于这些问题我都没有答案。我的体内积纳了太多人世间的尘垢。可是这一次我决定留下,留在一个幽灵世界和生命世界的交界地带。这意味着背弃我的誓约,同时也是对同伴们的一种耍弄。这倒不是因为父母的祭礼,耗费的烛油、薯蕷和椰果,不是因为父母

的恳劝或无法兑现的利诱，甚至也不是因为我给父母带来的悲伤。即使被人认出我也并不惧怕。除了手掌上的一个痕印，我已经从世人的眼皮底下蒙混过关。很可能我对这种来去不定的方式确已感到厌倦。永远漂泊毕竟是可怕的。也可能我是想好好品味一下这个世界，触摸它，经历它的痛苦，了解它，爱它，为它做一份有价值的贡献，并随着自己生命的进程感受一种崇高的永恒。不过有时我也想，是一张伤痕累累的女人的脸促使我留了下来。那个女人是我的母亲。我想让这张脸高兴。

当举行降生仪式的时刻到来时，十字路口四周的原野上布满了可爱的幽魂和流光溢彩的神灵。我们的王引我们走上七座高山的第一座峰顶。在静默中他对我们说了很多很多。他深不可测的话语点燃了我们心中的火焰。他喜欢讲话。他表情极为肃穆，蓝宝石般的眼睛闪耀着光芒。他对我说：

“你是个顽皮的孩子。你将带去无穷无尽的烦恼。你要走过许许多多的路，才能找到你的命运之河。你这一生注定是谜中藏谜，猜不胜猜。你将得到保护，永远不会孤单。”

我们都走进了巨大的峡谷。这是一个远古时代的喜庆日子。美轮美奂的幽灵和着神的音乐在我们四周翩翩起舞，嘴里念诵着金色的颂词和天蓝色的咒语，保佑我们安然穿过交界地带，为我们初次与血和泥土打交道做准备。我们将独自行路。我们必须独自闯过关口——闯过烈火和海洋，闯过尘世的幻境。流放开始了。

这就是关于万物之始的神话，这类故事和情愫深深地埋藏在那些植根于富饶的土地、至今仍相信神秘的人的心中。

我降临人世并不只是因为突然萌发留下来的奇想，而是因为就在我的来来去去之间，时间的大绳套终于悄然绕紧了我的脖子。我祈求欢笑，祈求拥有一个远离饥饿的生命。我盼来的回答却是悖论重重。我降生时脸上何以竟带着微笑，这至今仍是个谜。

第二章

及至来到这个世界,我才弄明白我之所以不愿降生的原因之一是:年幼时我曾在恍惚中看见爸爸被路面上的一个洞吞了进去。还有一次,我看见妈妈悬吊在一棵蓝树的枝头。我七岁时梦见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陌生人的黄色血液。我不知道这些幻象属于我的今生、前世还是我的来生,抑或仅仅是侵扰所有孩子意念的幻象的宿主。

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生命常常会延伸到其他生命中去。两者之间没有界限。有时我好像是同时拥有几个生命。一个生命汇入了其他各个生命,而所有这些生命又都汇入我的童年。

作为一个孩子,我已经发现我拖累了母亲。而我自己也为生命的不可知所拖累。我一直没有从投生人间的震撼中恢复过来。不管白天还是夜晚,经常有各种声音对我说话。我终于知道这些声音来自我的幽灵伙伴。

“你在这里干什么?”其中一位问。

“活着。”我回答。

“为什么而活?”

“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前路上的一切,你都没看到吗?”

“没有。”

它们就向我展示我无法理解的种种景象。它们给我看一座监狱、一个长满金黄色疖子的女人、一条长长的路、毒热的太阳、洪水、地震、死亡。

“回我们那儿去吧，”它们说，“我们在河边想你等你。你抛弃了我们。你要是不回来，我们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

这时我就开始大喊大叫，让它们发火并对我下手。有一次妈妈走进房间，站在那儿看我。注意到她在场，我就不再做声。她两眼发亮，走到我的跟前，往我头上敲了一下，说：

“你在和谁说话？”

“没和谁说话。”我答。

她盯着我好长时间。我已记不得当时自己有多大。在这以后，我的伙伴们不断地来找我的麻烦并以此取乐。我经常发现自己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一天我正在沙地上玩，突然它们用我妈妈的声音从马路对过叫我。当我向声音走去时，一辆汽车差点从我身上轧过。还有一天，它们用美妙的歌声把我引到一条排水沟旁。我掉进沟里，别人又都没有发现。总算运气不错，一个骑自行车的过路人看到我在臭水沟里拼命挣扎，把我捞了上来，我这才没被淹死。

后来我就病了，还花了多半时间在另一个世界与我的幽灵伙伴们争论，试图说服它们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我哪里知道，它们留住我的时间越长，就越是会置我于死地。过了很长时间，当我想要重新进入自己的躯体却又进不去时，我才意识到它们已经关闭了我重返生命的通道。我对着银灰色的太空哭了很久；幸亏我们的贤王出面干预，再次把我的生命之门打开。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棺材里。我的父母以为我已经死去。他们正要将我埋葬，这时忽然听见我凄切的哭声。由于我奇迹般地起死回生，父母重新为我起了名字，并且不顾收入的拮据举办了一次庆宴。他们将我取名为“拉撒罗”。可是因为人们都取笑我，而且许多人都对“拉撒罗”和“拉撒路”之间的关联感到大不自在，妈妈就把这个名字改成较为顺口的“阿扎罗”。

我后来得知，我在生死皆非的状态中徘徊了整整两个星期。

我得知父母为了我已经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和钱财。我还得知家里请过一个草药医。他承认自己对我的情况无能为力,但在抛掷他的贝壳并破译其所示征兆之后,他说:

“这个孩子本不想来到这个人世,不过他会与死亡奋力搏斗。”

·他还说,如果我活了下来,我的父母应当马上举行一个仪式,以斩断我与幽灵世界的联系。那个令母亲们感到恐怖的名字就是他第一个开始叫的。他还告诫他们:我把自己的护符藏在了这个世界的什么地方。一定要设法找到护符,否则我还会继续生病,而且活不过二十一岁。

然而,我康复时父母已经为我花掉了太多的钱。他们开始背债。何况父亲对我带给家里的困苦已经颇不耐烦,于是越来越不相信草药医们的故作惊人之词。他对妈妈说,要是这些人说什么都当真,那你每次外出之前都得求神弄鬼地折腾一番。他甚至怀疑,他们如此热衷于让你举办费用昂贵的仪式,无非是江湖郎中随意夸大病情、骗诱病家斥巨资向其购买私制药品的惯用伎俩。

爸爸妈妈无力再搞一次庆祝仪式。他们本来就不太相信我是一个鬼孩。时间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庆典也一直没有举行。我暗自高兴。我不想办什么庆典。我不愿意跟那个充满日月天光、彩虹以及无数可能的世界彻底失去联系。我早已埋藏好我的秘密。我把它们埋藏在月光中,在那道白色的空气里有无数蛾子在上下飞舞。我埋藏了我的魔石、我的镜子、我的特别承诺、我的金色丝线——一切把我和幽灵世界联系起来、足以验明我身份的东西。我把这些东西埋在了一个连我自己也很快忘记了秘密地方。

我小的时候,妈妈很为我骄傲。

“你是一个有神异之才的孩子,”她常常说,“你能得到许多神力的相助。”

只要我通向其他世界的纽带未断,只要我的埋藏之物不被发

现,母亲的话就没说错。

虽然我只是个孩子,我却能猜透人们心里想的事情。我能预测他们的未来。灾祸往往发生在一个我刚刚离开了的地方。一天夜里我和妈妈正站在街头,忽听一个声音对我说:

“赶紧穿过去。”

我拽着妈妈穿过马路,几分钟后一辆重型卡车撞进我们刚刚在其前面站立过的房子,致使那一家人全部丧命。

另一个夜晚我正在睡觉,忽见我们的贤王正盯着我。我立刻醒来,跑出屋子后沿着大路继续奔跑。父母从后面追来。他们正把我往回拖时,我们发现大院着火了。那一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大路两旁的所有人家都醒了。男人和女人穿着睡衣,手提黑乎乎的油灯,睡眼惺忪地挤向街头。我们住的这一带没有通过电。举过头顶的油灯照亮了神情诡谲的飞蛾,也把幽魂般的光芒照在那些和躯体分离的脸庞上,使我恍若又一次置身于幽灵们中间。从一个世界你完全可以窥见其他世界。

这是一个大火肆虐的夜晚。一只猫头鹰从燃烧着的大院上方低低地飞过。空气中回荡着人们的哭叫声。房客们拎着从附近井里打来的水,跑前跑后,显得十分忙碌。火势渐渐减弱。家家户户都在露天过夜,身上紧裹着破旧的衣裳和褥子。许多人为损失的财物放声大哭。没有人死于这次火灾。

夜色弥深,人们不再看得清天空远处的各个角落,大树林也已变得一片昏黑。这时,房东来到失火现场,不由分说地大吼大叫起来。他躺倒在地上,一边打着滚一边把我们骂了个狗血淋头。他诬赖我们故意放火烧了他的房子,为的是拒付最近刚刚上涨的房租。

“我上哪里弄钱来修这些房子呀!”他嚎啕大哭着,趁势撒起泼来。

“你们都得向我赔偿损失！”他尖声喊道。

没有人在意他说些什么。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新的栖身之所。我们收拾起各自的家当，准备搬出这个大院。

“谁也不许走！”房东声嘶力竭地在黑暗中喊叫。

他匆匆离去。一小时后他带着三名警察回来了。他们恶狠狠地向我们扑来，用鞭子抽我们，用警棍痛砸我们的脑壳。我们也不示弱。我们用木棒和绳子抽打他们。我们撕坏他们的警服，吓得他们落荒而逃。他们带着加强后的警力又来了。爸爸把其中的两个引到一条岔路上，然后一阵痛打。其他警察向他扑来。他不愧是个蛮勇的斗士，一共来了六名警察才终于把他制服并押送到警察局。

与此同时，前来增援的警察朝着视线所及的一切大打出手，丧心病狂地对我们横施暴力。等他们住手时，共有十五个男人、三个小孩、四个女人、两只山羊和一条狗被殴打致伤，倒卧在刚刚经历了一场惨斗的、冷寂的地面上。暴乱就这样开始了。

深夜，天开始下雨。雨水不断地倾泻到地上，贫民窟的居民们终于怒不可遏了。雨没下多久，但却把各条小路泡成了烂泥。大雨反倒加剧了我们的愤怒。人们在黑暗中结成团伙，同时吟唱起壮士出征的曲子，手里还挥舞着长矛和大砍刀。他们踏着泥泞的小路进发了。在主街上，他们扑向小汽车和公交客车，袭击警车，抢劫商店。然后大家开始抢、烧或掀翻各种东西。妈妈抱着我，被狂怒的人群推挤着。沿主街行进途中，她把我放到地上，为的是裹紧她的睡衣，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这时，有一群人踏着沉重的脚步、学着呜呜的猫叫向我们走来。他们插到我和妈妈的中间。他们把我从妈妈身边分开。

我走过满目疮痍的街头，耳畔响起幽灵们恶作剧式的朗声欢笑。天空中挂着一钩弯月。夜色笼罩着沿路的房屋、摔破的酒瓶和碎裂的木片。我赤着脚漫步前行。垃圾堆里蹿出团团火焰，不

断有人被拖出汽车，浓浓的烟雾从房屋中滚涌而出。我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一路寻找我的妈妈，不料却拐进了一条黑暗的街道。在一座被荒弃的房子附近，有一盏孤寂的油灯还在小灯架上缓缓燃烧。一阵低沉的吟唱使整个街道颤抖起来。有许多影子从我身边疾驰而过，散发出一股不无狂热的汗臭味。鼓声在空气中颤动。有只猫发出一声哀嚎，好像是被谁扔到了火堆上。那时一个戴着假面的庞然大物从路面底下蹿了出来，头上冒着缕缕的烟。我吓得大叫一声，躲到一个货摊后面藏了起来。庞然大物样子凶狠、暴躁，它那哭丧般的狂吼使这条街充斥着远古般的寂静。我惊恐地注视着它。它的身影是一棵燃烧着的大树。我凝神注视它拖着这样一个身影在空无一人的街上跳舞。

这时，黑暗中又闪出许多庞然大物的随行者。他们都是体格魁伟、脸上熠熠发光的男人。他们手握系在主子身上的发着光亮的粗绳。庞然大物跳着狂放的舞蹈把他们拖向暴乱地点。等它劈开夜空从我眼前大摇大摆地经过之后，我从货摊后面悄悄爬出。过多的幻觉令我晕眩不已，于是我返身向主街走去。这时有几个女人突然从黑暗中出现，身上带着苦涩的草药味。她们俯冲下来，把我拎进令人毛骨悚然的夜色。

第三章

这三个女人一路腾跃，经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一个手里拿着一只大袋子，一个戴着一副眼镜，一个脚穿一双靴子。谁也没有碰着她们或哪怕只是注意到她们。她们穿过骚乱现场，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幽影或拜访者。我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直到她们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把亮晶晶的鸡蛋放在地上时，

我才注意到她们都穿着白色的罩衣，脸上还蒙着面纱。面纱上有洞，透过这些洞我勉强可以看见她们的眼睛。在十字路口留下供品之后，她们又继续在街上腾跃，一路上经过暴乱现场和森林。她们穿过漆黑的夜色，穿过寂静和朦胧的雾霭，然后进入另一个现实，在那里庞然大物正骑着一匹白色的马。这匹马牙齿参差不齐，眼睛像金刚石一样明亮。一声凄厉的喊叫划破夜空。当庞然大物和白马消失时，森林里挤满了属于另一种世界的灵物。森林像一个过分拥挤的市场。许多灵物眼睛里有红灯，耳朵里冒着一缕缕橘黄色的烟，浅绿色的火焰在头上燃烧。它们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它们动作迟缓。它们挤成一团，只能从彼此的身上穿行。三个女人从这些灵物身上穿过，不露一丝惧色。

我们遇见成群结伙的男人正扛着抢来的东西回家。我们遇见一个女人坐在一棵树下，头部的一侧正淌着血。三个女人把她也带入了行列。我听着她痛苦的呻吟，直到我们在一条河的岸边停下，那里有一只独木舟在等着我们。我还没有来得及怎么样，女人们就已把我扔进木舟，自己也爬进来，然后把木舟划到附近的一个岛上。在我奋力反抗的同时，她们却十分安详地划着小船。见我故意晃动小船，她们就用粗糙的脚把我的身体压住，还用她们宽大的罩衣差点把我闷死。

我们来到岛上，戴眼镜的女人把我抱出小船，带我到一个茅屋里。这其实是个洗澡间。她把我洗干净，用粗布毛巾擦干我的身体，然后用油膏涂遍我的全身。她带我到摆放神龛的屋子里，把我放倒在一条草席上。那一夜，我尽量不让自己入睡，也尽量使自己躺着不动，因为即使在黑暗中，所有的神像也俨然都是活物。神像们恍若有人的呼吸，仿佛正看着我的每个举动，倾听着我的各种思想。

翌晨，我却发现自己呆在一间空屋里。我爬起来，还没来得及走到门口，三个女人就走了进来。她们目光如炬，一言不发，只是

恳切地看着我，好像我有能力使她们得救似的。

她们怀着一种令我意想不到的温柔把我带进一座漂亮的房子，端出最好的菜肴招待我。她们围在四周看着我吃，吃完后又让我穿上新装。这是一件整洁的衣服，柔软素白，令我有种裹在云团里的感觉。她们温情地抚摸我，然后离开房间。我走出房子，穿着白衣心醉神迷地在岛上徜徉。

风把诡秘的咒语吹遍海的上空。柔软的白色沙滩布满万物之谜。我走过放神龛的屋子，久久凝视着起伏的海浪。在回来的路上，我遇见这个岛上的女神。她有着一张美丽的脸，大理石的眼睛在阳光下艳丽夺目。在她脚下摆满了金属制成的锣、柯拉果、高岭土、鹰和孔雀的羽毛、动物的骨头，还有大得不像属于动物的骨头。她的前后左右摆放着一圈盛放着白色鸟蛋的黑色托盘。她那奇妙的有孕之身正对着大海。

夜晚，女神的眼睛放射出月亮宝石般的幽光。海风吹过她羽毛般的柔发，发出一种荡气回肠的旋律。夜晚，我听见她穿透夜空的、如痴如狂的呼喊。我悄悄走出屋子。她高高隆起的肚子在广阔海面的映衬下竟是如此令人惊讶，她简直就会生下一个神或者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在神龛间里入眠，神像们好像个个都有生命的灵性。忽然间锣声四起，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向门外张望，看见那三个白衣女人正围着她们的女神如痴如醉地跳舞。我在黑暗中看着她们，忽觉有个东西在我身后移动。一只猫无声地从神像后面向我走来。它在我脚边坐了下来，用泛着幽光的眼睛盯着我。我轻轻抚摸它身上的毛。有个声音说：

“你是傻子吗？”

我立刻转过身来。除了那些目光警觉的神像，我谁也没看见。我再次抚摸脚边的小宠物。还是这个声音在说：

“女神为什么还不生产？”

“不知道。”我一动不动地回答。

“因为她还没找到一个可以产下的孩子。如果你不加小心，今晚你将会重新投生。”

我突然想起自己有时能够听懂动物的语言，就一下子从恍惚中醒来，充分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危险。然后我隐约听到有人在呻吟。我房间的另一个黑暗角落里正躺着一个女人；她梦见自己还在继续腾飞，飞着飞着一只脚突然开始抽搐。她就是在骚动中受伤被救的那个女人。我把她摇醒。她睁开迷茫的双眼看着我。

“我的儿子。”她说。

“她们要害我。”我说。

她无动于衷地看着我。

“我妈妈会受不了的。”我又说。

她开始低声哭泣。一哭就再也停不下来。她也在骚动中丢失了一个孩子。

“我们逃跑吧。”我向她提议。

她慢慢地站了起来。我们悄悄从屋里出来，向独木舟方向跑去。我们的船已经在水上走了一段距离，忽听见从神龛间里传出一声闷响。这声音骤然增大并且响彻全岛。海风在女神的柔发四周发出一声声的呐喊。海浪无情地拍打着我们的小船。我们劈波斩浪奋力划行。船到中途，那三个女人中止了她们的舞蹈向我们追来。

受伤的女人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目光在月色中低垂，但她继续划桨，脸上毫无惧色。但她终于体力不支。就在小船靠到岸边的那一刻，她瘫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我试图用海水把她救醒，但她只是低沉地呻吟了几下，示意我不要再白费力气。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这是她留给我的惟一的话。

我确实已经无能为力。追赶的船只正飞快地向岸边驶来。我喃喃地为她祈祷了一声，就撒开腿跑了起来，途中一刻也不敢停

歇，直到从那几个沉默女人的巫术中彻底逃脱。

第 四 章

那一夜我睡在一辆卡车底下。第二天上午我在城市的大街上来回闲逛。这里的房子都很大，到处都有车辆在隆隆行驶，人们都用陌生的目光盯着我。我来到一个市场，看见摆在摊位上的豆糕、成熟诱人的水果和干鱼，还闻到了炸大蕉果的香味儿，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正饿着肚子。我从一个摊位走到另一个摊位，眼睛盯着那些商贩。许多商贩只是把我赶走了事。但在一个食品摊位前，一个面目凶狠的男人打量了我一下，问：

“你肚子饿？”

我点点头。他给了我一大块面包。他只有四个手指，缺了一根大拇指。我谢过他，继续在市场里逛。后来找到一个木桶。我坐在桶上开始吃东西。

我注视着不断拥进市场的人群，看着这熙来攘往的场面、商贩与顾客之间激烈的讨价还价和扛包工在重压之下摇摇晃晃的身影。这里好像是整个世界的缩影。我看见体型各异、大小不同的四个人，包括体格高大如山、脸膛紫里透红的女人，表情冷硬如石的女侏儒，背上绑着一对双胞胎的、身子细长的女人，肩部肌肉发达、体格墩实的男人。没过多久，我只要一看移动中的人和物就会感到头晕目眩。看着那些无家可归的狗、关在笼子里扑动着翅膀的鸡和眼神无精打采的山羊，我自己感到难受。我闭上眼睛又再次睁开。这回我看见了倒着走路的行人，一个用两根手指当拐杖在地上蠕行的小矮人儿，用脚挎着一篮鱼的倒立行走的男人，双乳长在背上、前胸却绑着一对婴儿的女人，以及长着三条胳膊的美丽

孩童。我看见其中一个女孩的眼睛长在脸的边侧，脖子上戴着一串蓝色的铜片，长得比林中的花朵还要好看。我十分害怕，当即从木桶上爬了下来。我正要离开这个地方，那个女孩忽然用手向我一指，大声喊道：

“那个男孩能看见我们！”

他们往我的方向转过身来。我立刻把目光移开，匆匆离开人头攒动的市场向街上跑去。他们跟了过来。其中一个男人脚上插着红翅膀，有个女孩脖子上挂着一串鱼鳃。我能听见他们带有鼻音的耳语声。他们跟我挨得很近，为的是弄清楚我是不是真的能看见他们。当我拒绝看见他们，当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堆堆被太阳晒皱的辣椒时，他们就一拥而上堵住了我的去路。我从他们的身体中穿了过去，好像他们并不存在一样。我盯着几只带有印花图案的盆子边缘爬动的螃蟹。过了一会儿，他们离我而去。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并不是只有人类才会到市场里来转悠。幽魂和其他灵物也时常光顾这种地方。它们来这里买卖东西、随便看看或者了解行情。它们在人世间丰美的物产中穿梭而行，乐不思返！

我绕来绕去地走到市场的另一头。我没有盯着那些在地面上方游荡或头发金黄、脑袋呈鳞茎状的人，但我很想知道他们都来自什么地方。我开始跟随那些离开市场往家走的人。这些人已经买齐或卖完了货品，或是已经看厌了琳琅满目的货品，所以一心想赶紧打道回府。我跟着他们穿过大街、羊肠小径和人迹罕至的小路。一路上我都假装看不见他们。

走到林中的一片开阔地时，他们说些古怪难懂的话彼此道别，然后各走各的路。他们中的许多人模样十分丑陋。也有不少人长得很可爱。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模样有些丑，但渐渐地我就不觉其丑了。我跟定一个长着松鼠脸、手里拽着个大袋子的鬼孩。他的伙伴们边走边聊天，不时用并非发自喉部的声音低声欢笑。其